

克己奉公 永葆本色

■莫素娥

教育很大，也让群众深受感动。每当部队离开村子时，杨秀峰都要求战士们看看借用的东西有没有归还，损坏的东西是否赔偿，住房是否打扫干净，是否给群众挑了水，有无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等。一次，杨秀峰带领进入一个村子，发现老乡们没有盐吃，就和干部战士们将自己带的盐全部分给了乡亲们。

因之前被炸伤过外耳道，手臂也因伤致残，加上根据地的生活艰苦，杨秀峰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有同志不落忍，便用自己的钱买了几个鸡蛋给他，他却把鸡蛋送给了伤病员。

解放后，在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杨秀峰，和抗战时期一样，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作风。1951年春，他带人去地方检查春耕生产，县里的同志准备了一顿较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他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县里的同志解释说，只是想对省里来的领导表示欢迎。“怎么欢迎都行，非要采用这种吃饭喝酒的方式来表示？”他继续说，“难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县还有多少贫困户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吗？”最后，这顿饭在杨秀峰的建议下分送给了当地烈属，他依然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和咸菜。

在生活上，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同样也不允许家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1942年，他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根据地。孩子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找来了二斤面，包了一顿素饺子。杨秀峰检查工作回来，见到儿子非常高兴。吃饭时，看到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他马上问：“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他听说不是，便让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家里人说道：“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就让他吃了吧！”杨秀峰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作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怎能说服群众？”最后，他还是把饺子送给了伤病员。

1954年9月，杨秀峰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这一年，他的儿子杨为民高中毕业了，希望能公派到国外留学深造。当时，杨为民的考试分数很高，政治、为人等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只是体检血压稍高一些。教育部负责的同志们在审批杨为民出国留学的事情时，一致通过了。然而，杨秀峰却诚恳地说，别人的孩子血压高不去，他为什么能去？我的孩子坚决不能搞特殊。虽然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未能如愿，但他继承了父亲杨秀峰勤奋好学、廉洁从业的品质，通过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后来成为知名的科技专家。

20世纪60年代，市场上家用电器比较难买，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托人在天津按市场价买了一台冰箱。杨秀峰发现并了解情况后，生气地说：“作为国家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带头搞特殊，走后门就更不可以了。”最后，冰箱被退回。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还是全国解放后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任职，杨秀峰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杨秀峰永葆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本色，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 清风正气歌

在教育界，他被称为“红色教授”，是新中国的教育家；在战场上，他骁勇善战，以他为首创建和指挥的冀西游击队是太行山区的一支抗日劲旅；他还担任过冀南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他就是杨秀峰——不管身居何种职务，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廉洁清正、克己奉公，在生活中从不搞特殊。

在冀西开展革命工作时，当地山多地少，经济困难，杨秀峰带头与群众同甘共苦，与干部战士一样，每月只领取1元津贴，和大家一同吃糠窝窝。有一次，在离开昔阳的行军路上，他十分关心途中借宿有没有让老百姓受损失，便问同行的同志：“米、油、菜、柴钱都给了没有？”当得知柴钱没有给时，他立即命令同行的同志返回驻地，给房东送柴钱。房东感动地说：“为了几个铜板，让您跑了几十里路，杨先生的队伍真是秋毫无犯呀！”

杨秀峰带领部队经过一片农田时，他骑的战马受惊，跑到田里踩坏了庄稼，他当即拿出自己的津贴赔偿给受损的老乡。这件事对在场的战士们



夏日园林（中国画）

陆千波作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今天，我是一个采风者，听风、听故事……

营区后山的樱桃树，结出了一颗颗橙红色的小樱桃。樱桃树旁，杏树也大大方方地拨开叶片，露出黄澄澄的杏。

行至山脚下的某炮营训练场，我看见身披战斗装具的战士们正练得火热。他们的皮肤黝黑发亮，挂着细密的汗珠。我顿觉他们的劲头如同头顶的阳光，照得我心里热烘烘的。

示范班的陈班长带我走近他们，并对眼前正在展开的训练课目和武器装备进行简单讲解。

我与战士们相隔几步，默默地看着他们迅即展开又一轮全流程演练。

车辆启动时产生的气浪，翻滚起土黄色的沙尘，在轮胎处形成一道薄薄的屏障，又随着车辆的前进飘散。很快，车辆停稳，战士们根据各自的岗位职责，执行相应操作，动作干净利落。等到训练结束，我瞧见他们的脸颊在汗水和日光的浸染下，变得红扑扑、汗津津的。

这样的训练，战士们每天要进行许多次。而每进行一次训练，他们的衣服就会湿透。原地休息时，潮湿的衣服很快又会被太阳烤得微干，衣服总在干湿之间循环往复，直至一整天的训练结束。

“每次实弹射击，我们都想打出好成绩。咋能打出好成绩？就靠一个字——练。”陈班长说着，看着眼前的装备，“我当兵十几年，看着一代代新装备列装，感觉挺自豪的。”已是一级上士的陈班长，

诗传情 爱如山

■贺兰津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匣，静静地躺在抽屉一角。轻轻打开木匣，一段属于父亲的记忆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父亲珍藏了十几年的书信和笔记本，纸质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

信件用牛皮纸信封封装着，工整有力的笔迹写着“十载高原兵，一世军旅情”。我打开信封，“战友情谊何处寻，远在天涯近在心……”这是父亲的战友写给他的信封回信。“兄弟，好久不见，见字如面。现在这个季节，高原上的寒风依然刺骨，可与咱们当时的生活环境相比，已经好多了。咱们汽车兵，不就是迎寒风、斗狂雪么……你的来信我收到了，你希望望津儿报考军校，毕业后去高原，守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你真舍得吗？现在的孩子思想活，想法多，这么大的事情你得找他聊一聊，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我又读了后面的几封信，泛黄的纸张，诉说着他们共同走过的时光、经历的事。字里行间，藏不住的是对儿女的爱意。正是这些书信，让我读到了父辈们坚守高原的不易，也让我看到他们内心的情感。而我也很幸运的，这些饱含深情和精神力量的书信，陪伴我开启了军校生活。我也更加理解父亲对我的期待：作为军人的儿子，就应该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向阳而生，让理想之花在雪域高原绽放。

读着那些信件，一张张面孔浮现眼前，一幕幕场景跃然纸上……不知不觉，我已是泪流满面。拿起笔，我郑重地在信纸上写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将信纸放进木匣，合上抽屉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力量。

前往军校报到那天，父亲将一封信塞到了我的手中。汽笛声响起，写着故乡地名的站牌徐徐退后。火车上，我拆开信封——是我写给父亲的那封信，只是在我的笔迹之下多了他时常吟诵的那首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火车带我离故乡和父亲渐远，而距离军校和梦想渐近，殷殷父爱为我贯注追梦的力量。

作为军人的儿子，我真切地感受到父爱的厚重和深沉。诗传情，爱如山。在军校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父亲为我吟诵的那些诗词，它们激励着我不断前进、不断超越自我。正如父亲所说，一个兵就应该像一粒忠诚的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说话时一双眼睛始终泛着亮闪闪的光，丝毫不见疲态和倦怠。

趁着训练间隙休息，几个年轻的战士走向训练场旁的那三棵桑树，摘下紫红的桑葚；用水壶里装的水简单冲洗后，放入口中。他们捧着一些递给坐在树荫下的战友。当甘甜的紫色汁水顺着舌头滑入喉咙，大家的神情流露出满足，一张张脸上洋溢着笑意。

我打量着眼前的土地，一簇簇紫色小花轻摇，像在唱一首只有风听得懂的歌曲。我闭上眼，似乎听觉更灵敏，能听到发出“咕咕”叫声的鸟，正在树杈间蹦跳，能听到树叶的抖动、不远处靶场传来的枪声，更能听到战士们相互之间的打趣声——这眼前的世界，是青春的模样。

营区后山的斜坡下，有家小超市。超市里的大哥圆头圆脑，身材也胖胖的。他在门口朝营盘张望，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见着谁，脸上都是乐呵呵的。

大哥很热情，听闻我要在超市处等人，便起身招呼我进屋坐坐。我这才发现，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超市很小，一条狭长的过道将货架和柜台分隔开来，宽度大约也只能允许两人同时通过。

“坐吧。”大哥招呼我时，顺手从冰柜里取出两根雪糕，递给我一根，“这天太热了，吃根雪糕凉快凉快，别客气！”

尽管我再三拒绝，却推辞不过他的好意。见我接下，他看上去更开心了。他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后来临退伍的时候赶上雪灾，救灾的时候一着急，从房顶摔下来，落下伤残。”

我有些意外，便和他交谈起来。“我不是老板，我是给人打工的。”大哥笑笑，“本来只是我媳妇在这儿干。这

山下听风

■徐瑞莹

店老板人特别好，一听我这情况，干脆让我过去跟我媳妇一起工作。我俩加起来工资也不多，日常够花了。”

接着，大哥又指向外面：“我家就在那边山脚下的村子，不远。超市后面那些果树，都是我栽的。我还养了一窝鸽子呢，每天跟它们做伴，挺好。”

透过半开的窗户，我瞧见那一群灰色的小鸽子正绕着枝头飞来飞去。风透过窗户吹进来，拂过大哥的微笑，恍惚中，我竟觉得这原本干燥的空气，变得有些湿润。

大哥健谈，他说，当兵的5年是他最怀念的日子；尽管退伍已经十余年，但刚来小超市上班的时候，每天听到战士们的口号声、歌声，都感觉特别亲切，也不知怎么，一连半个月竟天天做梦，梦回当兵的日子。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时扭头看向窗外，盯一会儿再转头回来——透过窗户，恰好能看到炊事班，他以前当兵时，就是炊事员。他对我讲了许多属于他的军旅记忆：讲到睡觉时会给他掖被角的班长，讲到同甘共苦的战友，讲到凌晨四点半起床准备早饭，讲到目送飞机飞向苍穹，讲到当班长带兵的点滴……我分明能从他那双眼睛里，看到夹杂着怀念、渴望却再也不可得的眷恋。我想，倘若他不受伤，也许会一直留在部队。

聊了没多久，一队战士挤进了小超市。有人要记账，有人要找零，一时间大哥忙得不可开交。见状，我便拿过大哥的记账本，帮他记下那些需要记账的人名、钱数。等到战士们离开小超市后，大哥又晃回柜台，拎出一袋樱桃放在我面前。见我推辞，他有些着急：“别客气，你刚帮我忙了呢！这樱桃是自己家种的，不是花钱买的，你

尝尝嘛。”

见我品尝了一颗，大哥又变得乐呵呵，语速也放慢了些：“等会儿你嫂子来接班看店，我给你到后面的杏树上摘点杏子，可甜了呢。前两天他们从山上结束训练回来，我都把那些杏摘好，放在路边让他们自己拿。训练真是辛苦啊！”

许是长时间经营的缘故，大多数战士与大哥相熟，有时人未至，呼唤“大哥”的声音先到，叫得大哥心中暖暖的。

“我就乐意听他们喊我‘大哥’，有时候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帮帮忙，我就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大哥说，自己被喊“大哥”的日子久了，渐渐地，也真的扮演起“大哥”的角色——年轻战士遇到烦恼找他吐苦水，他就给战士们开解、鼓劲儿；年纪稍大的军士会与他闲话家常，聊聊远在异地的妻儿；炊事班的那些老班长更是与他关系好，有时交流分享属于炊事员的体会。

“大家都是军人，甭管哪个年代的，都有共同话题。我有时候就开导他们，大哥走路都费劲，身上时常疼，却还是每天乐呵呵的。你们身体都健康，就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哥说着，自己又笑了，“当兵有意思，真是怀念啊！”

这个岁仗已不再矫健的老兵，依然乐观而顽强，精神上始终军姿挺拔。

又一阵风吹来，我等待的同行之人到了，便起身告辞。走出小超市几步后，我听见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再见啊，战友！”扭回头看，他正站在小超市的门口，摇着那把蒲扇，朝我们挥手。

走远后，我突然想起，我甚至都不知道大哥姓甚名谁。但转念一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当风吹过这片山的时候，满山只会回荡一个相同的姓名：战友。



你曾玉立于图书馆和礼堂之间
与众多薇、茼、菊、葵相伴
你略思构谨地
香着，梦着
你的“功名”唤作秋英

嘿！格桑
你来到高原
高于蝴蝶们的芳踪织成的栈道
你几乎长成一棵树
初具树的傲骨
你披一身利剑，如松柏柏

风的素手卸下你的红妆
像撕碎一页含泪的信纸
阳光的奏鸣
惊醒你弹匣里列队的火种
所燃之处
响起一串脆灵灵的足音
一、二、三、四——

嘿！格桑
你铿锵的步履
向着高处
你成为你们，成为千千万万
更多的足音加入，向着更高处行军
踏着嘹亮的歌声
一朝朝霞抖开地绯红的羽翼

背囊

■王方方

紧急出动哨音，大远背囊，在给养库等待
豹子一样的速度，刹那那沸腾

当呼吸与心跳跳过迷雾
战士的肩上
不止三天三夜未眠的潇洒——
敌情紧迫，命令一道接着一道
乌云压境，阳光在射程之内

让一股温情
引燃另一股激情
战场上，夜晚呈现的
拂晓只能点亮
斑斓的迷彩融入黑暗
或许表情凝重、氛围窒息
更多的是
慢慢长成它终将长成的模样
披荆斩棘，直捣敌营

——沉默着，与战友前进
其实，背囊里是朴实而简单的爱
比如，军被、帐帷以及恋人的照片
简短的硝烟间隙，它与阵地
浑然一体
仿佛故乡以及多年未回的家

边关草木志（二首）

■马雪宁

雪莲

这就是雪莲，班长说
听起来如同在介绍一位战友

雪莲全无想象中的神秘
它的茎叶像甘蓝
花瓣像染霜的叶片
花朝老实地扎根
兢兢业业地开花
仿佛对足下的方寸之地
负有某种责任

复行数十步
更多雪莲出现在视野中
这朵含苞、那朵怒放
还有一朵正孕育着飞翔的种子
瘦长的种子里
装着根须、叶脉
装着阳光下玲珑剔透的花苞
以及凌寒盛开的从容

凛冽的风中，种子翩跹而上
踏上新的旅程

班长摘下嵌在我领口的一颗种子
把它送回风中。他说
每朵雪莲花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五年、八年，甚至更久

我目送种子飞向远方
一份敬意在心中聚拢、凝结
我信那份敬意会融入我鲜红的底色
和我一起成长
寒来暑往间
慢慢长成它终将长成的模样
开出光荣的花朵

格桑

嘿！格桑
见到你，方知见过你



长征

第6141期